

鍾肇政著

水鏡

三部曲

第②部



□ 鍾肇政著

濁流三部曲 ②

• 遠景叢刊之
112 •

第二部 江山萬里



「鳴——」

一陣汽笛聲，把我從似睡似醒似夢似幻的迷糊狀態中驚醒過來。

「鳴——」

汽笛拉着長長的尾巴，還在響着，仍然是那麼低啞，那麼沉鬱，彷彿是從地心傳出來的陰間鬼卒的悲鳴。是的，除了「悲鳴」這個詞兒之外，再沒有更恰當的話來表現它了。

一兩年來，由於日夜不停的空襲，除了警報機以外，所有的笛聲都得放低聲音，以免驚擾人們，因此，它在我算來還是很熟悉的，然而不知爲了什麼——也許此刻它之所以顯得那麼悲愴刺懷，是因為我心中有着一股無以言傳的寂寞感與無依感所致。

「啊……哎……」

我不自覺地嘆了一口氣，幾乎禁不住舉起雙手來掩住耳朵。好不容易汽笛消失了，緊接着，我感到身子被什麼東西吸引過去的異樣的感覺。「格咚！」車子擺動了一下。啊，我明白過來了，是火車到站，要停了。

「你也醒了嗎？」

跟我互靠着肩頭的好友——如今應該是戰友了——陳英傑扶直了身子向我耳語。

「嗯……」我還有些糊裏糊塗，彷彿仍在夢中。

「要下車了呢。」

「唔……啊，對了，下車。」我猛記起不久之前有人喊過準備下車。

「你真好睡。嘻嘻……」

在一團黑漆裏，我可以看見陳英傑那關切的微笑。對我時——我一點也不懷疑——他那濃黑的眉毛，一對深沉的眼睛，挺直而高的鼻子，還有那兩端微微向下彎的嘴角，沒有一處不是四時都漾着溫煦的關注，即使在這樣齷齪而墨黑的車廂裏，即使在說着這樣的略含諷意的話——當然我也可以解釋成它是羨慕的，或者欣慰的——也毫不例外。

「其實我也沒睡着，只是迷迷糊糊罷了。」我說。

「是要下車了嗎？」這時有個聲音插上來。我分辨出那是帶着一付深度近視眼鏡，滿臉的大顆粉刺，有如一塊油炸麵包的詩人林文章。

「到底這是什麼鬼地方啊？」另一個聲音，我曉得這是嘴角似乎四時都泛着嘲笑，露出幾顆金牙齒的臺北人宋仁義。

「快到竹南了吧？」

「剛才還只是清水呢。」

「可能在後龍附近吧？」

幾個壓低的聲音紛紛表示意見。好像這些竊竊私議是一個起頭，接着整個車廂內都有人聲了

「少廢話！快準備！要下車了。」

一陣粗魯沙啞的聲音從後頭浪一般掩蓋過來，立時，所有的低語都停住了。我知道這是滿臉絡腮鬍子，有一雙細而尖銳刺人眼光的小隊長原幹夫。

「全員下車！」

列車甫停，原幹夫小隊長的口令形成了第二個浪頭打過來。

「大——甲——大——甲……」

遠遠傳來站員的聲音。

「啊，大甲嘛……」

「原來是大甲……」

伙伴們又紛紛發出了嘈雜的聲音。我也恍然大悟，原來這兒是中部海岸的一個小鎮，總算沒有被遣到天涯海角了。想到此，不由得有了些欣慰起來。

「快！靜肅！」

原小隊長的粗啞聲音又來了。

我抬起了隨身攜帶的柳條包，跟在陳英傑後頭下了車。腳踩在鋪着碎石的月臺上，發出一陣陣蟋蟀聲。

沒有一絲風，但有點冷，四下仍然漆黑一團，遠處有一二昏黃陰鬱的微弱火光，也許是車站

的辦公室吧。後面也可看得見一盞黃澄澄的不時在搖幌的燈光。仰首一望，在灰黑的天幕上綴着幾顆不很亮的寒星。

「集合！」

「向右看——齊！」

各小隊都在整隊了，口令在暗夜裏此起彼落。

「報數！」

「一！」

「二！」

「三！」

「……」

空氣是那麼凝重，有如一池黏稠的液體籠罩着靜止的萬物。在這當口，口令聲與報數聲顯得尖銳刺耳。

各小隊長在報告某某小隊集合完畢。這時我看見先前那盞搖幌不定的火光，鬼魂般遊到隊尾不遠處。忽然，它的眼色變成青色的，我明白過來了，原來那是車站人員的信號燈，由於燈火管制，才點得那麼半暗不明。不一刻兒，從車頭那邊傳來那熟悉的，低沉有如巨靈悲鳴的汽笛聲，接着「咔嚓格咚」一聲，火車移動了。這回的汽笛聲沒有拖得那麼長，却在我胸懷深處又引起了一陣無底的寂寞感與空虛感。

大夥在口令下向前進發，出到柵欄外，依命令把各人的包裹堆放在一起，然後在站前廣場上列隊。第一小隊長原幹夫下達命令：「暫時在這兒待機，各人可以在原處休息，除了往廁所外，不准離隊。」

脚下鋪着鵝卵石，坐下去很不舒服，可是一晚差不多沒有睡，渾身睏倦，也就顧不得許多，就在小石頭上面坐下去。四周看不見一絲光亮，連先前車站裏那幾盞燈光也消失了。觸目盡是幢幢黑影，不過凝視細窺，倒也還能分辨出近處房屋的輪廓，偶爾也可看出幾棵高出屋頂的樹影。記得以前曾經有幾次在回家渡假或返校途中，乘着火車路過此地，但大甲這個地，除了「大甲帽」這特產所給我的印象外，可以說一無所知。此刻，它映在我眼裏的，只不過是罩在一片黑暗裏的一些矮房子的寂寞小鎮而已。

由那一聲汽笛所引起的寂寞感與空虛感，經過了這幾分鐘的時間，不僅沒有消失，反而似乎更加濃重起來。

臨出校門時，校長那一段訓話又在我耳畔響起來。石川校長在臺灣是著名的老教育家，曾歷任島上幾所著名師範學校校長，後來因年紀大了，被調到臺灣總督府文教局，當一名高級官員。我們的彰化青年師範學校於去年四月間成立，由於這所新校在時代上所肩負的重大使命，校長人選頗費一番周折，最後才由石川出任。他已六十多快七十了，身材很高，瘦得幾乎只剩下一把骨頭。

他站在臺上，用他那一貫的顫抖的，滿含嚴肅意味的口吻說：

「你們從今天起就是『皇軍』的一員了，此刻你們就要開赴某地，肩負起防衛『神州』的重任。你們雖然只是『學徒兵』的身份，但這重任是『天皇陛下』所賦與的，可以說與一般軍人完全無異。並且，執干戈以衛社稷，的確也是日本男兒的本份，希望各位努力奮勵，達成任務。」

「在你們光榮的首途的當口，我沒有什麼話可以贈給你們，但是我禁不住要說幾句。那也是你們所熟悉的，『皇軍』是以紀律嚴明著稱於世的，並且也因此樹立了『無敵皇軍』的聲譽。在校時，你們是在同一個學窗的學子，如今你們已是『皇軍』的一員，那麼一切所做所爲，也都應該有『皇軍』的風度，同時更不可辱沒了母校『青師』的校譽……」

「現在你們就要走了，也許你們會有『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』的情懷。我可以告訴你們，『神州』是不滅的，上有天照大神呵護，下有一億忠勇無敵的皇國民，人人在『大元帥陛下』的領導下，一定能驅逐『英鬼米鬼』，建立東洋人的東洋，完成『大東亞共榮圈』的神聖理想。」

「我個人非常慚愧，已經沒有資格同諸君共赴國難，可是一旦『英鬼米鬼』真正地踏上『神州』時，我也有我的覺悟，我還是要拼我的老命的。唯一使我安慰的，是你們有白川教官當你們的部隊長，又有西田、大村兩教官輔佐白川教官，可以給你們照應。我就留守着我們的校園，祈願着你們的『武運長久』吧。」

「諸君呵，發揮玉碎精神，勇敢地去吧！」

老校長越說聲音越顫抖，最後幾乎好像就要哭出來了。那時正是黃昏時分，夕陽照着他那乾

瘦而微顫的面孔，說悲壯，倒的確有點悲壯的味兒，但如果說那有些滑稽，確實也不無滑稽的意味。可是大夥却似乎很嚴肅，沒有一個人動一下身體，連一聲咳嗽都聽不見。我心中充滿了緊張感：這樣就是「學徒兵」了嗎？人人都大包小包地提着自己的物件，制服制帽的裝束，哪像是個即將出征的「皇軍」呀！還有，雖然我們都明白此去將不會到海外戰場，但臺灣是不是也會成為戰場呢？

直到一兩個月以前，報上還天天登着「神風特攻隊」在雷以泰島、仁加因灣出擊，殲滅敵艦的消息，近一月來顯得沉寂多了，戰局進展到底如何，一點也不可不知。如果一個人稍為敏感些，便不難從那些充滿自信的報導中想像到戰局的大概，然而縱使他能發生懷疑，那也只不過是一種模糊的概念而已。於是乎當他又接連地看到從菲律賓發出的山下奉文大將的壯語：「皇軍尚健在，正在企圖反撲……」一類話的時候，却又不免如墮五里霧中。

其實，「學徒動員令」的頒布，正好做這種懷疑的註腳。動員學生們用來加強島上的防衛力量，豈不就是意味着「敵軍」已可能北上，另闢新戰場了嗎？換句話說，菲島的戰事不就是已經以「悲劇」告終了嗎？

可是，我是個思想遲鈍的人，儘管是在感覺最敏銳的年歲，却也沒有這麼銳利的感受。自從去年——昭和十九年，亦即民國卅三年——夏間塞班島守軍「玉碎」以後，同學間不分日籍臺籍，人人心中都有了個清晰的概念：戰局對「我」不利，「我方」正在輸着。我所能抱持的見解，也不過如此而已。

無可否認地，日本軍方的宣傳做得確實很高明，他們並沒有諱言阿圖島以後，瓜納爾坎拿爾島、馬金、塔拉瓦，以至掀起高潮的塞班島、關島諸役的一連串失敗，毋寧藉這些島嶼的守軍的英勇「玉碎」，全員不分軍、民的「成仁」，來煽動國民的敵愾同仇爲國犧牲的決心；另一方面還利用珊瑚海、中途島而至仁加因、雷以泰諸海域的戰事，來強調輝煌「戰果」。在那些報導裏，「帝國」海空軍都仍然完整無缺的，並且還正在俟機反攻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幾個小島的「玉碎」，只不過是大勝中的小挫敗而已。於是乎人人心中縱然有着戰局不利的概念，但那也並不算悲觀，寧可說，人們都在期待着「轉機」的到來。

此外，他們還有着一種宣傳上的法寶，那就是所謂「神風特攻隊」的「一個人一敵艦」的戰法。在約兩年前似乎就有了「海軍豫科練習生」——簡稱「豫科練」，專收十五六到十七八歲左右的少年加以訓練，讓他們駕着小型飛機，去突擊「敵艦」一艘。在雷以泰、仁加因戰役，這些「豫科練」的出擊與「戰果」，每每成了報上的頭條消息，天天都擊沉或擊毀「敵艦」若干艘。既然少數幾個人能抵得過一艘戰艦，戰局的轉機豈不是指日可待嗎？

不管如何，在這以前，我是站在近乎客觀的地位來看、來感的，因爲我，不只我，可以說每一個人，都無可避免地受到嚴重的戰爭的影響，例如，衣食住行樣樣都匱乏不自由，一年來的學校生活，躲警報的時間比上課的時間還多等等。此外，從今年度起在臺灣也施行了「徵兵制度」——臺灣人也完全「皇民化」了，而我正是第一屆的「適齡壯丁」，就是在徵兵制度實施以前，我也受到過不少次「志願兵」的威脅。因此說是客觀，毋寧只不過是指感受上的某種程度而言罷。

了。

然而，如今這情形整個改觀了，我是個「學徒兵」，「皇軍」的一員，正如石川校長所說，負有保衛「神州」的神聖使命。戰局的進退，對我本身已具有了息息相關的切身影響。而此刻，我可算已開抵駐防之地了，也就是來到我的戰場了，此後……

在黑漆一團裏，坐在鵝卵石的站前廣場上，我的思潮起伏。我心裏的寂寞感與空虛感仍然緊緊地壓着我，使我透不過氣來。我的意識告訴我，寧可不思不想，一切隨他去吧，但是那些雜亂的思緒却連續不斷地湧上來。戰爭、炮火、突擊……不可知的未來歲月中的生活，前途……啊，前途！當我的思緒上出現了這個詞的時候，我彷彿覺得自己掉進無底深洞裏，正往下墜落。在這樣的時代裏，誰還有前途呢？如有，那只不過是……對啦！只不過是死而已。

是的，這世間，到處都有死，戰場上有死，海洋上有死；就是在後方，豈不也到處有死嗎？在校時，我目睹過幾次空戰，成了一團火往下墜落的飛機，那兒有死；炸彈投下了，看去就有如一隻鳥兒下了一塊糞，但不旋踵間爆起了一柱火燄，射出一陣耀眼光，然後是轟然一聲。那兒也有死。聽說有一次空襲，一顆炸彈打中了一所防空壕，裏頭的二十多個人全給炸得粉身碎骨。啊！那更是一片死。死，死……我是否也要死在這兒呢？如果「敵軍」來了。那或許是不可避免的。

我自以為對死這一回事看得很平淡，很達觀。人，都是免不了一死的，只是遲早有別而已。「人生如朝露」，「寄蜉蝣於天地」這一類思想，早就在我少年的感傷的心裏生下了根，然而當

我想到死，感覺到死就在眼前時，不由得全身起了一陣顫慄。

「喂，陸，看，那個。」我身邊的詩人林文章向我耳語。

「唔。」

我在黑暗裏看到他模糊的面影正朝着東方山上。我把眼光投過去。山的輪廓似乎較前清晰了許多。望望天空，星光更稀少了，還有幾抹白霞橫亘在天幕上。

「哦，那，那不是……」我有些不敢斷定。

「快天亮了。」詩人說。

我看到他的眼鏡閃過了一抹微光。

「早晨，是早晨來了。又一個早晨，光輝的早晨，却顯得這麼暗淡……」

林文章平日沉迷於海涅詩集，說話總帶點詩的誇張味道。一年來我與他同班同宿舍，鋪位還是隔鄰，因此接觸的機會很多，認識較深，但並不能算有深交。在我的眼光裏，他的言行都不切實際，甚至有些浮躁而狂放。如果說那是詩人本色，倒也無話可說，不過另一面他的確有一副纖細的感覺，那是跟他的油炸麵包般的面貌很不相稱的。

「昨天的那個早晨，今天的這個早晨，同樣是早晨，却顯得那麼不同……非早晨有所不同，實緣人事有異……」

他還在喃喃地叨念着，像是說給我聽，却也更像是在自言自語。

我倒沒有注意聽他的，只覺得天亮是有些不可置信的。因為昨天晚上我們在彰化車站上車是

十點稍過，而從彰化到大甲，不過十個左右車站，平常該是一點多兩點鐘不到的行程，怎麼到這兒就已天亮了？

「也許還不是呢？」我用肘碰了碰還在唸唸有詞的詩人說。

「沒錯。是要天亮了。」另一個同伴富田恒夫插了一嘴。

「你看，」詩人也接着說，「那邊更白了。」

真的，東天的顏色已不容我再懷疑了。原來坐了六七個鐘頭的火車，只不過走了這麼一點距離。

一經破曉，天似乎就亮得很快，那些一抹抹的白霞變得更寬更長更明晰了，周遭也隨着逐漸亮起來。我看清了整個廣場，它其實並不怎麼寬大，三個小隊一百來個人已佔據了差不多一半的地方。前面車站低矮陳舊，兩個白底黑字的「大甲」很醒目。回過頭去，廣場盡頭就街路了，果然都是些低矮陳舊、呈着灰黑色的房子，間或也有幾棵樹木從屋頂探出頭來。

這時，伙伴們的面目都可以一目瞭然了。我搜尋被編在第二小隊的好友陳英傑。我幾乎一眼就找出了他，却不料這時他也正在用他的眼光找我，兩人視線一碰，我不自禁的投以微笑，他也揚了揚手微笑。他的身材並不算高，又因大家都是坐在地上，我還是能够這樣一眼就找到他。

我轉過臉，朝相反方向看去。由於視界漸趨清楚，伙伴們多數都在好奇地左顧右盼，也有撐起膝頭把面孔壓在膝蓋上打盹的。這邊人已不多，我是第三小隊第一分隊，最後就是同小隊的第二分隊，我看見臺北人宋仁義，他也衝着我露了露金牙齒，跟他在一堆的，有矮矮胖胖的劉萬來

和美男子安本尙志，高個子彭大城。

在車站的候車廊上坐着的是幾個小隊長和分隊長，在中心部位昂首挺胸坐着的是第一小隊長原幹夫，他身材瘦小，滿臉絡腮鬍子，眼光尖利刺人。原幹夫左右是第二、三小隊長鬼藤一和野村勇，猿川、岡野、小池、野見、鯨島等分隊長，衆星拱月般把三個小隊長圍在核心。也不曉得在談些什麼，不時都有一兩個比手劃腳起來。

我覺得很餓，漸漸不耐煩起來。到底還要等什麼呢？加上想知道究竟還要到哪兒，以後住的是怎樣的地方，禁不住有些焦急。

好不容易，小隊長們似乎得到了什麼「指令」，終於離開車站朝這邊走過來了。

「起立！」

原小隊長站在隊伍前中央，用他那粗啞的嗓子發口令。

大夥倏然起身。

整隊畢，原小隊長宣佈：

「現在，要向目的地開拔，各人的物件留在原處，等會兒有車子來給我們運去。依一、二、三小隊次序，前進！」

說完，他跑到第一小隊前面喊：

「第一小隊，齊步——走！」

三個小隊一百五十多個人，排着整齊隊伍前進，步伐一絲不亂，踏在石子路上，奏出規律的

腳步聲。

街道還在沉睡中，除了偶然有一二行人外，幾乎使人疑心這是無人住的小鎮。走在馬路上，可以從正面看見兩旁的店舖，門窗多半古舊，每塊玻璃都縱橫貼着紙條，那是爲了防止給落彈震破的緣故。

走過一條大街，彎進一道小巷，不多遠又拐了個彎，兩邊出現了幾幢官舍模樣的日式住宅。小巷盡頭有兩根水泥柱子，形成一個門，但並沒有門扉。門裏可看見成U形的校舍，圍着一塊相當寬大的運動場。校舍很古舊，規模也不怎麼大。小鎮上不可能有中等學校，縱使有也不會這麼舊，因此我馬上猜到這是所國民學校。

在操場整隊完畢後，原小隊長上到司令臺上宣佈：

「現在起到下一個命令下達以前，大家可以暫時解散休息。大概再半個鐘頭便可以開飯了。解散！」

解散後我先到廁所去小解。我在就讀青年師範學校以前曾在國民學校當過七個月的「助教」，國校的一切都很熟悉，這所學校跟我所知道的差不了多少，唯一不同的地方是這兒的每一塊玻璃也都縱縱橫橫地貼上了白紙條。也許這是一年來空襲轉劇的緣故，我以前在國校時，幾乎就只有發過一兩次警報，而且所謂空襲，也都是遙遠地方的事而已。總之，走過走廊，這環境給予了我一份深切的親切感。

回來時，我發現以前跟我同班同室的朋友們正聚在一塊閒談着。有陳英傑、廣谷俊雄、富田

恒夫、林文章，以前同室的十三個人中，如今就只有這些了。同室的十三個人中，有兩個是年齡較大，超過了徵兵年齡的，這兩個人由於沒有「在鄉軍人」身份，所以未被徵集。此外還有被「徵兵」徵去的，有五個，剩下的六個當中，本來每一個都一樣地受到「學徒召集」的，可是其中有一個姓鄭的同伴向校方請了病假沒有來。四個人正在談論的正是這一點。廣谷俊雄是我們中的消息靈通人士，據他說：請了病假校方似乎不再追究了，但很可能被「徵兵」徵去，那就更糟了。

我一直在奇怪，我們都是第一屆的「徵兵適齡者」，在年初時便已受過「徵兵檢查」（即役男體格檢查），大家都是「一乙」（日據時役男體位分為甲、乙為及格）以上的，論理都是「帝國軍人」，可是在二月間的徵兵時期，有的點上了，在畢業前就「入營」，而像我們這些却莫名其妙地漏掉了。六個漏了網的人當中，有甲等的，也有一乙的，似乎並不是因為體位的上下來決定取捨，而我的「本籍」是新竹州，在同州的人當中有人點上，我却沒有，可見也並不是依地域而有別。可是我不願把這樣的疑問提出來，因為那顯得無關緊要，再者也不可能有人曉得原委。但是，有一點倒是確切的，那就是當了「學徒兵」以來，「徵兵」大概已點不上了。

在我的觀念裏，「入營」不是好玩的，那是「正規軍」，在「新兵」的階段裏要受到殘酷的軍隊教育，縱使熬過了這一段而升為「古兵」，可以高高在另一批「新兵」之上，仍然有無數的有一個姓鄭的同伴向校方請了病假沒有來。四個人正在談論的正是這一點。廣谷俊雄是我們中的消息靈通人士，據他說：請了病假校方似乎不再追究了，但很可能被「徵兵」徵去，那就更糟了。